

黑马文学丛书

今人奇聞录

当代笔记体小说精选



漓江出版社

今人奇闻录

当代笔记体小说精选

毛荣生 吴昌明 编

漓江出版社

本书简介

这是一本雅俗共赏、引人入胜的笔记体小说选集。篇幅精短、情节生动、人物奇诡、幽默有味是它的特色。我们将它献给各个层次、趣味不一的读者——

它可以使你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一览而生愉悦之心，获得片刻的休息；

它可以使你平淡的生活增添色彩，让你的神思在这些奇瑰的情境里翱翔、留连；

它可以使你在阅读的微笑中，启动对社会与人生的种种思索；

它还可以使你感到这些故事就发生在你周围，有时甚至就是你自己的事情；

▲▲▲ 在旅途中，闲暇时，它将成为你的朋友，并给你留下一百多个充满生趣的话题。

今人奇闻录

——当代笔记体小说精选

毛荣生 吴昌明 编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12 插页2 247,000千字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4,900册

ISBN 7-5407-0001-7/I·1

统一书号：10256·221 定价：1.80元

前 言

既是笔记小说，便得有“笔记小说”的味道。何为笔记小说之“味”？纵观古今，从晋宋的《世说新语》，到清人的《阅微草堂笔记》，以至当代汪曾祺的一些小说，不外乎有这么几点罢：语言是极简练而朴拙的，不过分雕琢，不追求华美的文辞；叙事是淡雅而从容的，不紧不迫，质朴自然，而又从中透出盎然的天趣；结构并不十分严谨，大多是闻见所及之事，信笔写来，有较大的随意性。古代的笔记小说，因所记怪异之事颇多，便很有些可读性。还有，就是多以白描写人，少刻画，故事的推进常采用极简短交待性处理方式。

根据自己对“笔记小说”的理解，我们尽量使所选的作品能有较多笔记小说的“味道”。比如汪曾祺的《陈小手》，以极简练古朴的文字，娓娓叙述了旧社会一个“男接生婆”的悲惨命运，从那种淡淡的叙述里，我们窥见到了当时社会的情态，以及很有特点的地域文化氛围。可以说，《陈小手》是本集子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笔记体小说。其它的，象《编辑逸事》、《路口》、《老许》、《赛跑与摔跤》、《猎人与猎人》、《熊杀·找宝》等等篇章，也可算是颇有

意思的笔记小说吧。

然而，当代到底不同于古代，于社会生活内容、人们感受世界的方式上，都有极大的区别，各种文学样式也有了不同以往的演变和发展。因此，我们在编选这个集子时，尺度便放得较松一些，试图在内容上较丰厚地反映当今时代的种种变迁，给读者捧出一幅幅面目各异的众生相，以显现出我们民族难以断裂的一些积淀心理。在表现手法上（扣着“笔记小说”这个大的范畴），尽可能有些变化。或以故事的叙述为主，或以描绘奇异人物为主。有的通过人物对话以显露作品题旨，有的则是通过一个庄严场面的描写而深藏了诙谐的笑意。当然，在这个十分讲求可读性的年代，为了使本书具有雅俗共赏、寓教于乐的功效，我们较多地注意了所选作品的可读性。

就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两本集子比较而言，纪的笔记小说仿晋宋六朝的笔记小说质朴清雅的文风，“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但失于议论太多，也不注意人物性格的刻画；《聊斋志异》则是描写曲折委婉，有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和很强的故事性，艺术性也较高。我们试图集两家之长，以两家的优胜之处为准，去选编这个集子。面对各种各样的读者群和他们多种多样的爱好，我们盼望各类读者都能喜欢这本小书，能从书中酸甜辣咸的杂味中，品出自己所喜爱的味道来。

由于时间仓促，资料不足，加上我们的能力有限，这本集子未必能囊括近年来的笔记小说佳品，或许有挂一漏万之遗憾，在此，谨向读者和作者表示歉意。

如果宽容的读者在捧起本书时能流露出点滴会心的笑意，便可聊以慰藉我们惴惴不安的心了。

毛荣生 吴昌明

一九八六年八月

目 录

陈小手	汪曾祺 (1)
晚饭花	汪曾祺 (4)
扯皮处的解散	王 蒙 (8)
赛跑与摔跤	王 蒙 (10)
画家逸事	贾平凹 (12)
编辑逸事	贾平凹 (14)
老 许	李功达 (17)
门 缝	李本深 (20)
客厅里的爆炸	白小易 (23)
老木椅	司玉笙 (25)
让谁出去	矫健巍 (29)
路 口	沈善增 (31)
快刀与荷包	雷 铎 (33)
猎人与猎人	王家男 (36)
熊杀·找宝	陈肖人 (42)
神枪手	魏新民 (48)
神奇的枪法	刘 吾福 (51)
盖侠其人	邹静之 (53)

新聊斋二则	李本深 (55)
离 婚	公 衡 (58)
一个吻的风波	卜凡中 (64)
看的艺术	聂震宁 (67)
邂 逅	王 菱 (72)
悟	毛志成 (76)
隐 私	祝兴义 (79)
隐 患	珊 泉 (82)
隐 忧	蒙齐华 (86)
眼科三题	彭 甸 (89)
钓人的孩子	汪曾祺 (96)
陈泥鳅	汪曾祺 (102)
雄辩症	王 蒙 (106)
牢骚满腹	王 蒙 (108)
侦探小说家的奇遇	莫大祥 (109)
茅台酒	韩 明 (114)
头上是一片宁静的蓝天	聂鑫森 (116)
坚挺的梧桐	李海鸣 (121)
失去的“英雄”	志 朴 (128)
白龙溪纪事	金 峰 (133)
目击者	刘巽达 (135)
红丹与紫丹	孟翔勇 (138)
转正记	赵德明 (140)
秘书长和他的秘书	徐 慎 (142)
全称电报	柴立扬 (144)

在医院门口·····	姜树茂 (148)
童言无忌·····	玉桦 (150)
秋天的怀念·····	史铁生 (153)
丢失的香袖·····	梁晓声 (155)
大钱饺子·····	张林 (158)
愿奶奶安息·····	沈华沅 (161)
冰糖葫芦·····	沈华沅 (166)
永远的蝴蝶·····	陈启佑 (170)
白医师的墓碑·····	周增祥 (172)
W君·阿婆·····	苏炜 (174)
风 箏·····	朱联忠 (177)
编纸篮的小天使·····	李洪洋 (179)
035之死·····	吕品 (184)
那时,一束金达莱·····	迪捷 (186)
小巷“历程”·····	许通泉 (189)
胖子和瘦子·····	冯骥才 (191)
脸皮招领启事·····	吴若增 (194)
监 督·····	贺晓彤 (199)
老憨来找我·····	陈建功 (204)
漂亮的三丫头·····	张辛欣 桑 晔 (210)
信·····	石岱 (216)
角 色·····	熊振安 (218)
一个老姑娘的泪与笑·····	王咏 (221)
特别约会·····	刘玉堂 (224)
窗·····	卢立文 (227)

妊娠反应·····	刘仰平 (229)
糖醋鱼丸子·····	陈剑峰 (233)
两对美国夫妇·····	晓雯 (235)
一个女精神病人和一群外国人·····	浩岭 (237)
刺杀总统·····	任为新 (241)
孺子马·····	宋连昌 (244)
“偶尔”的使用法·····	毛志成 (246)
一个复杂的故事·····	绍六 (248)
人托人·····	王建一 (250)
站牌与糖葫芦·····	周锐 (252)
寻人启事·····	潘大林 (254)
探病·····	陈辉祥 (256)
隔膜·····	王金 (259)
爆破·····	姜滇 (263)
残局·····	徐晓鹤 (267)
小镇棋圣·····	张宝申 (272)
仲夏夜之谜·····	陈肖人 (278)
昔日的梦·····	王家男 (284)
鬼火·····	刘贵贤 (290)
雪夜·····	青山 (296)
等·····	旅人 (300)
尺水兴波记·····	洪双辉 林坡 (303)
大雾·····	姜贻赋 (310)
两个胖小子加半个瘦姑娘·····	宋安群 (313)
小范要走了·····	丁新民 (318)

一张裸体画·····	峻 山 (321)
人 格·····	左 翼 (323)
幽 默·····	如 水 (325)
一个不愿死的人死了·····	克 非 (327)
米 兰·····	杨 泥 (329)
黄 姨·····	张 军 (335)
他还很老实·····	沈善增 (338)
? ·····	刘广源 (341)
童 音·····	霜叶红 (344)
不是他的孩子·····	刘桂先 (346)
大自鸣钟下的婚事·····	宫会时 (348)
让我怎么开口·····	朱 樵 (350)
月光，太亮了·····	杨清生 (353)
走出那“荒岛”·····	若 凡 (356)
令人奇闻录·····	恽大年 (362)
三姊妹出嫁·····	汪曾祺 (367)

陈 小 手

汪 曾 祺

我们那地方，过去极少有产科医生。一般人家生孩子，都是请老娘。什么人家请哪位老娘，差不多都是固定的。一家宅门的大少奶奶、二少奶奶、三少奶奶，生的少爷、小姐差不多都是一个老娘接生的。老娘要穿房入户，生人怎么行？老娘也熟知各家的情况，哪个年长的女佣人可以当她的助手，当“抱腰的”，不须临时现找。而且，一般人家都迷信哪个老娘“吉祥”，接生顺当。——老娘家都供着送子娘娘，天天烧香。谁家会请一个男性的医生来接生呢？——我们那里学医的都是男人，只有李花脸的女儿传其父业，成了全城仅有的一位女医人。她也不会接生，只会看内科，是个老姑娘。男人学医，谁会去学产科呢？都觉得这是一桩丢人没出息的事，不屑为之。但也不是绝对没有。陈小手就是一位出名的男性的产科医生。

陈小手的得名是因为他的手特别小，比女人的手还小，比一般女人的手还更柔软细嫩。他专能治难产。横生、倒生都能接下来（他当然也要借助于药物和器械）。据说因为他的手小，动作细腻，可以减少产妇很多痛苦。大户人家，非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请他的。中小户人家，忌讳较少，遇到产

妇胎位不正，老娘束手，老娘就会建议：“去请陈小手吧。”

陈小手当然是有个大名的，但是都叫他陈小手。

接生，耽误不得，这是两条人命的事。陈小手喂着一匹马。这匹马浑身雪白，无一根杂毛，是一匹走马。据懂马的行家说，这马走的脚步是“野鸡柳子”，又快又细又匀。我们那里是水乡，很少人家养马。每逢有军队的骑兵过境，大家就争着跑到运河堤上去看“马队”，觉得非常好看。陈小手常常骑着白马赶着到各处去接生，大家就把白马和他的名字联系起来，称之为“白马陈小手”。

同行的医生，看内科的、外科的，都看不起陈小手，认为他不是医生，只是一个男性的老娘。陈小手不在乎这些，只要有人来请，立刻跨上他的白走马，飞奔而去。正在呻吟惨叫的产妇听到他的马脖子上的銮铃的声音，立刻就安定了一些。他下了马，即刻进产房。过了一会（有时时间颇长），听到哇的一声，孩子落地了。陈小手满头大汗，走了出来，对这家的男主人拱拱手：“恭喜恭喜！母子平安！”男主人满面笑容，把封在红纸里的酬金递过去。陈小手接过来，看也不看，装进口袋里，洗洗手，喝一杯热茶，道一声“得罪”，出门上马。只听见他的马的銮铃声“哗棱哗棱”……走远了。

陈小手活人多矣。

有一年，来了联军。我们那里那几年打来打去的，是两支军队。一支是国民革命军，当地称之为“党军”；相对的一支是孙传芳的军队。孙传芳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他的部队就被称为“联军”。联军驻扎在天王庙，有一团人。团长的太太（谁知道是正太太还是姨太太），要生了，生不下来。叫

来几个老娘，还是弄不出来。这太太杀猪也似的乱叫。团长派人去叫陈小手。

陈小手进了天王庙。团长正在产房外面不停地“走柳”。见了陈小手，说：

“大人，孩子，都得给我保住！保不住要你的脑袋！进去吧！”

这女人身上的脂油太多了，陈小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孩子掏出来了。和这个胖女人较了半天劲，累得他筋疲力尽。他迤里歪斜走出来，对团长拱拱手：

“团长！恭喜您，是个男伢子，少爷！”

团长呲牙笑了一下，说：“难为你了！——请！”

外边已经摆好了一桌酒席。副官陪着。陈小手喝了两盅。团长拿出二十块现大洋，往陈小手面前一送：

“这是给你的！——别嫌少哇！”

“太重了！太重了！”

喝了酒，揣上二十块现大洋，陈小手告辞了：“得罪！得罪！”

“不送你了！”

陈小手出了天王庙，跨上马。团长掏出枪来，从后面，一枪就把他打下来了。

团长说：“我的女人，怎么能让他摸来摸去！她身上，除了我，任何男人都不得碰！这小子，太欺负人了！日他奶奶！”

团长觉得怪委屈。

选自《晚饭花集》

晚 饭 花

汪 曾 祺

李小龙的家在李家巷。

这是一条南北向的巷子，相当宽，可以并排走两辆黄包车。但是不长，巷子里只有几户人家。

西边的北口一家姓陈。这家好象特别的潮湿，门口总飘出一股湿布的气味，人的身上也带着这种气味。他家有好几棵大石榴，比屋檐还高，开花的时候，一院子都是红通通的。结的石榴很大，垂在树枝上，一直到过年下雪时才剪下来。

陈家往南，直到巷子的南口，都是李家的房子。

东边，靠北是一个油坊的堆栈，粉白的照壁上黑漆八个大字：“双甯香油，照庄发客”。

靠南一家姓夏。这家进门就是锅灶，往里是一个不小的院子。这家特别重视过中秋。每年的中秋节，附近的孩子就上他们家去玩，去看院子里还在开着的荷花，几盆大桂花，缸里养的鱼；看他家在院子里摆好了的矮脚的方桌，放了毛豆、芋头、月饼、酒壶，准备一家赏月。

在油坊堆栈和夏家之间，是王玉英的家。

王家人很少，一共三口。王玉英的父亲在县政府当录事，每天一早便提着一个蓝布笔袋，一个铜墨盒去上班。王

玉英的弟弟上小学。王玉英整天一个人在家。她老是在她家的门道里做针线。

王玉英家进门有一个狭长的门道。三面是墙：一面是油坊堆栈的墙，一面是夏家的墙，一面是她家房子的山墙。南墙尽头有一个小房门，里面才是她家的房屋，从外面是看不见她家的房屋的。这是一个长方形的天井，一年四季，照不进太阳。夏天很凉快，上面是高高的蓝天，正面的山墙脚下密密地长了一排晚饭花。王玉英就坐在这个狭长的天井里，坐在晚饭花前面做针线。

李小龙每天放学，都经过王玉英家的门外。他都看见王玉英（他看了陈家的石榴，又看了“双喜香油，照庄发客”，还会看看夏家的花木）。晚饭花开得很旺盛，它们使劲地往外开，发疯一样，喊叫着，把自己开在傍晚的空气里。浓绿的，多得不得了的绿叶子；殷红的，胭脂一样的，多得不得了的红花；非常热闹，但又很凄清。没有一点声音。在浓绿浓绿的叶子和乱乱纷纷的红花之前，坐着一个王玉英。

这是李小龙的黄昏。要是没有王玉英，黄昏就不成其为黄昏了。

李小龙很喜欢看王玉英，因为王玉英好看。王玉英长得很黑，但是两只眼睛很亮，牙很白。王玉英有一个很好看的身子。

红花、绿叶、黑黑的脸、明亮的眼睛、白的牙，这是李小龙天天看的一张画。

王玉英一边做针线，一边等着她的父亲。她已经焖好饭了，等父亲一进门就好炒菜。

王玉英已经许了人家。她的未婚夫是钱老五。大家都叫他钱老五。不叫他的名字，而叫钱老五，有轻视之意。老人们说他“不学好”。人很聪明，会画两笔画，也能刻刻图章，但做事没有长性。教两天小学，又到报馆里当两天记者。他手头并不宽裕，却打扮得象个阔少爷，穿着细毛料子的衣裳，梳着油光光的分头，还戴了一副金丝眼镜。他交了许多“三朋四友”，风流浪荡，不务正业。都传说他和一个寡妇相好，有时就住在那个寡妇家里，还花寡妇的钱。

这些事也传到了王玉英的耳朵里。连李小龙也都听说了嘛，王玉英还能不知道？不过王玉英倒不怎么难过，她有点半信半疑。而且她相信她嫁过去，他就会改好的。她看见过钱老五，她很喜欢他的人才。

钱老五不跟他的哥哥住。他有一所小房，在臭河边。他成天不在家，门老是锁着。

李小龙知道钱老五在哪里住。他放学每天经过。他有时扒在门缝上往里看：里面有三间房，一个小院子，有几棵树。

王玉英也知道钱老五的住处。她路过时，看看两边没有人，也曾经扒在门缝上往里看过。

有一天，一顶花轿把王玉英抬走了。

从此，这条巷子里就看不见王玉英了。

晚饭花还在开着。

李小龙放学回家，路过臭河边，看见王玉英在钱老五家门前的河边淘米。只看见一个背影。她头上戴着红花。

李小龙觉得王玉英不该出嫁，不该嫁给钱老五。他很气愤。